

打鐵向晚天 —流金歲月的

打鐵仔店

圖文：蘇士博

早期農業社會，農具之需求與耗損極大，因此，在聚落形成時，打鐵行業也伴隨著應運而生。先民渡海來臺開墾，筆路藍縷，以農業為起始，加上當時工業冶金技術尚未成熟與普及，因此，農具之生產大多以鐵製為主，且必須由專門的打鐵工匠打造，因而大家都稱它做「打鐵仔店」，或叫做「打鐵舖」，打鐵的師傅就叫做「打鐵仔師」。

打鐵業算是一種賺錢的行業，全省各地大型之傳統聚落中，打鐵仔師們常聚集設立，形成打鐵店四處林立，櫛比鱗次之景象。舉凡是農家所需之鐮刀、鋤頭、釘耙、柴刀、各式各樣的刀等；乃至於日常生活的菜刀、屠刀、水果刀、剃刀、魚刀、剪刀等，幾乎全都仰賴打鐵仔師們的打造或修理，所以打鐵店之生意十分興隆，打鐵時所敲打出叮叮噹噹節奏井然的聲音，到處可以聽見，忙碌之情景可見一斑。

迄今為止，全省各地以打鐵或其相關之名稱來命名的村落或街道依然保留存在，如：宜蘭的打鐵街、桃園龍潭的打鐵坑、新竹新埔的新北里舊名叫做打鐵坑、台中豐原的鐮村里、台中南屯的犁頭店、彰化田尾的打鐮村、二林犁頭厝、和美打鐵山、鹿港打鐵厝、以及高雄大寮中庄的打鐵店等。

一、犁頭店街—台中市第一街

依據史料記載，清康熙、雍正時期，平埔族巴布薩貓霧抹社佔據今南屯、大肚一帶，是南屯地區最早之住民。康熙年間成立一堡，便以此社社名作為堡名，稱為「貓霧抹堡」，隸屬於諸羅縣貓霧抹社；直到雍正元年（1723），設彰化縣時，改隸彰化縣貓霧抹堡，雍正十二年（1734），分為「貓霧抹東堡」、「貓霧抹西堡」，東、西堡又分為上、下堡，南屯地區則隸屬於「抹東下堡」。

雍正十年（1732），在犁頭店街（即現在南屯老街）設立貓霧抹巡檢署，據考證資料顯示，即為現在南屯路二段628號，故犁頭店街有「台中市第一街」之稱。

據清朝臺灣府志與臺灣縣志，犁頭店為當時巴布薩族（臺灣

中部五大平埔族之一）的主要活動範圍。原居住在此地的巴布薩平埔族，因漢人開墾後，加上林爽文之役，犁頭店街毀於兵亂，於乾隆年間向西遷移至現在的春社里，即嶺東技術學院操場北側的楓樹林一帶，當地古地名亦叫「番社腳」。道光、光緒年間，貓霧抹社再次遷移至埔里烏牛欄河一帶，至今，楓樹林旁還有一口「番仔井」，這是台中市唯一留下的平埔族歷史遺蹟。

早在康熙年間，浙江定海總兵張國於現在南屯地區招墾取租。乾隆年間，大量漢人湧入開墾荒地，可想而知，農業的生產有賴於農具之打製與販賣，隨後因應農具之需求日益增加，慢慢聚集更多打鐵匠的進駐，以製造開墾時所需之牛「犁」與鋤「頭」等農業用器具為主，漸漸匯集「店」舖形成村落，「犁頭店」古地名逐漸傳開，成為農產品的交易集散中心。據地方耆老表示，犁頭街店當時最興盛時期，曾有十多間的打鐵舖。

乾隆二十九年（1764）在續修臺灣府志中，即已有「犁頭店街」之名，也是彰化縣城（昔稱半線）通往豐原（昔稱葫蘆墩）之必經道路，更是台中市最早開墾開發的地區。

直到大正九年（1920）變更地區制度時，犁頭店改稱為「南屯庄」；民國三十六年，改為「南屯區」，正式併入台中市。

二、牛墟文化與打鐵業

打鐵行業見證昔日臺灣農業興衰，加上墾荒與農耕多仰賴牛隻為主，因此，打鐵業與牛墟之存廢和農業有密切的關聯。

臺灣自明、清以來，閩粵地區陸續移民來臺墾殖，當時日常生活中無不仰賴牛隻協助，是農民生活不可切割的一部分，對牛隻的需求日增，牛之重要性不言而喻，整個農村生活與牛息息相關。因此，開始有最原始的「牛隻」交易市場，遂而形成「牛墟」市集，發展所謂的「牛的文化」。

牛在農業社會佔有重要的地位，
與農村生活息息相關。



南屯老街旁，有一條河川叫「南屯溪」，早期叫它「犁頭店溪」或「犁溪」。南屯溪的源頭在西屯區何厝庄、上石碑一帶，溪水從南北向的萬和路北門仔南下，在南屯農會後方往東，再沿媽祖巷往南，溪水繞過南屯土地公廟旁、流經三級古蹟萬和宮南側，畫出如半月弧形的水道。南屯溪再往南經過麻糍埔、下楓樹腳等庄頭，最後匯入麻園頭溪。麻園頭溪水在烏日庄注入烏溪後，兩溪合而為一，稱為「大肚溪」，大肚溪向西於龍井鄉的麗水村流入臺灣海峽。

南屯老街與南屯溪東畔的田心里僅一溪之隔，田心里北三巷、北四巷間原是一片草埔仔地，該處即為早期台中市的「牛墟」，從牛墟步行至老街約五分鐘而已。牛墟當地耆老賴春泉先生回憶，據上一代曾表示：「牛墟」是昔日農人牛隻買賣處所，也是商販雲集熱鬧之場所，在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年前，田心仔當地還是一片草埔仔地，待售的牛隻就在這裏吃草，交易買賣十分熱絡，人潮洶湧，一直到日治時期才漸漸退去，如今已是大樓林立，昔日交易之繁盛盛況已不復見，只有在記憶中找尋。

農具與牛隻買賣都和農業密不可分，早期田心仔的牛墟與犁頭店街的打鐵仔店均因應農業社會所需而設立，可以想像當年南屯老街農產品交易與農業的繁榮，宛如是「雙子星」。然隨著科技發達進步，農村生活型態改變，以及農業機械化等因素，各地「牛墟」市集與「打鐵仔店」已陸續消失，全省各地「牛墟」交易盛況不在，「牛墟文化」隨著質變，已失去原來牛隻買賣的功能，演變為各式攤販聚集的地方。「牛墟」與「打鐵仔店」不敵時代進步的巨輪，因早期農業社會需要而產生，也因農業轉型與精緻發展而沒落，留下農業時代蓬勃發展的歷史脈絡，提供農業社會轉型之最好見證。

台中早期開發形成的聚落，如何厝庄、賴厝廓、劉厝庄與永定厝等，多集中在北屯、西屯及南屯三個屯區。北屯原稱為三十張犁（犁為拓墾之面積，一張犁約為五甲土地，三十張犁約為一百五十甲），此外，還有四張犁、上七張犁；西屯區則有八張犁、下七張犁。綜觀台中開發歷史，這三個屯區是台中農業最興盛的地方，稻田、蔗田大多集中於此區域。隨著墾荒所需，農業社會裏多數人以務農為主，常用的農具有：鋤頭、牛犁、鐮刀、草刀、釘耙、鏟子、耙子、甘蔗刀、曬穀耙等，可說五花八門，因此，打鐵仔是農業社會十分重要的行業。

打鐵工作需要分工合作，在打鐵店裏，時常可看到忙著拉風箱，站在高溫的火爐旁，當爐中鐵材被烘烤的紅咚咚時，還必須迅速舉起那數斤重的大鎚，把握「快、準、狠」之熟練技巧，將熾熱的生鐵加以千錘百鍊，「叮噠、叮噠」兩人相互敲打著，漸漸將火紅鐵塊打成所需的形狀。這些看似粗重的工作則需靠師傅們經驗的累積，還要練就一雙好眼力。在震耳欲聾、火花四濺，這樣高溫下工作，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雖然「做一行，怨一行」，他們卻依然甘之如飴，天天辛苦揮汗，認命工作只為養家糊口。

現年七十二歲的廖茂秋老師傅表示，在以前打鐵仔店是很熱門又賺錢的行業，其父親當時撫養十一名子女，全靠打鐵店就可養活一家人，「打鐵師傅一天的收入相當一般人好幾天的工資」。客家俗話中也有所謂「頭換番、二打鐵」，指的是早期開墾，原住民與平地人尚有以物易物之習俗，最好的是一個火柴盒可換取原住民一隻雞，其次是以打鐵的刀械農具，換取原住民山產、獸皮，在在說明打鐵是「錢」途無量的行業。

因此，在早期農業社會中，很多人為了賺多一點錢，紛紛投入打鐵這一行業，盼望能拜師學藝，習得一技之長，創造出自己的店面，更造就興盛一時的打鐵業，聚集更多的打鐵同業競爭。極盛時期，全台中市打鐵仔店曾多達一、二十家，大都集中開設在南屯與西屯區，繁華一時，形成名副其實的「犁頭店街」或稱為「打鐵仔街」，見證早期農業社會的榮景。



犁頭店街早期繁華一時，如今時空轉變，跨越二百多年後街道熱鬧繁榮依舊，紅磚樓街屋排列整齊。



南屯溪在南屯路段，東、西畔分別是田心仔牛墟與犁頭店街，如今田心仔已是高樓林立（右），而老街（左）還有幾分古意，圖中為南屯橋。

三、拜師學藝 辛苦誰人知

早期農業社會，通常需拜師學藝，才能學習一技之長，舉凡：學武術、裁縫、建築、木工、打鐵、彈棉被等技藝。除少數是師傅主動招徒外，往往拜師學藝是要請人說項，擔任介紹人兼保人，經師傅同意後，由介紹人或保人陪同攜帶禮物，正式接受三年四個月的學徒生涯，俗話說：「若要學會，三年四個月」，即為說明早期習藝之出師門檻，需撐過四十個月沒有薪資的辛苦日子，才能出師另立門戶。

特別的是，打鐵這一行要付出更多勞力，要能吃苦耐勞，需忍受高溫的打鐵過程與烏漆抹黑的工作環境，每天至少得工作十幾個小時以上，日後更可能罹患職業病，打鐵匠的心事誰人知？

除了拜師學藝外，技藝之傳承主要以祖傳方式代代相傳居多，這種方式有其背景因素。一來，擔心技藝失傳，而傾囊相授將獨到之技藝與創見得以延續傳承，讓下一代擁有一技之長，可以維生。一般常聽到說，師傅教授徒弟可能留一手，但父子傳承方式就沒有這個問題了；再者，自己的兒子較易嚴格要求，在傳統父權的社會觀念裏，兒子往往沒有選擇自己未來職業的權利，一切聽命於長輩，尤其是身為長子的宿命，就是要繼承家業，四張犁明德鐵店的老師傅廖茂秋就是一例；另外一項原因則是，可避免學徒出師，日後開店相互競爭之尷尬場面。

四、台中市打鐵店巡禮

打鐵是傳統農業文化的重要指標，昔日打鐵仔店之興盛，可從目前臺灣各地存在之「打鐵仔街」地名可以證實，見證臺灣的農業興盛歷史。如今隨著科技產業的進步，漸漸的取代工商業以及農業，自動化機械量產取代了人工生產，曾幾何時，打鐵仔店已隨著經濟環境的改變而成為夕陽產業，一間間邁向關門、歇業之路。

就台中市而言，早期約有一、二十家打鐵仔店，大多集中於南屯的「犁頭街」，鼎盛時期約有十幾家打鐵舖，其他則分佈在北屯區及西屯區等農業較發達的屯區。

這幾年，台中市有幾家老打鐵仔店相繼歇業，打鐵行業如夕陽西下，令人感懷。

台中火車站北邊的石頭灘仔曾是早期農產交易的地方，有一家經營近六十年的「合興鐵店」，直到五年前，因市府拆除這一帶違章建築，整個鐵店就此消失。另一家在北屯區大坑口逢甲橋前的打鐵仔店，是大坑地區農家農具修護與打造的地方，已有數十年歷史，打鐵老師傅年老往生後，終因乏人繼承而關門。

西屯老街菜市場旁，廖德林先生曾經經營一家鐵店，是西屯地區歷史最早的，約於民國五十六年間停工。另一家打鐵店

王金木師傅，原在「金成利鐵店」當學徒，出師後自行開店，民國六十年也走入歷史。

十幾年前，全台中市近十家打鐵店還有「啓爐」，今非昔比，如今僅存四家打鐵店；南屯附近二家、北屯一家與西屯一家。雖然門可羅雀，生意大不如前，這四家打鐵店依然固守著傳統，堅持純手工製造，訴說打鐵業的辛酸，也反映出進步社會中無奈的一面。

北屯明德鐵店

位於北屯區昌平路二段148號，創於日治時期，是台中市歷史最悠久的打鐵仔店，目前負責人為廖茂秋先生。百年前其祖父於豐原菜市場旁開設打鐵仔店，因生意興盛供不應求，顧客絡繹不絕，加上市場之需要量日增，其父親廖明德遂遷移至北屯區落腳定居，並以其名字作為店名，創立明德鐵店迄今。

二十三年次的廖茂秋先生，今年已七十二歲高齡，身為長子的他，當年艱困的生活由不得他，九歲就跟著父親學習打鐵技術。老師傅說，「每天四點起床工作，一直到八點才去上學，三點放學後繼續工作」，由於當時年紀尚小，避免危險而只能協助搬運鐵材，幫忙打掃等工作，在耳濡目染之下，國小畢業後，年僅十二歲的他已能在鎔爐前操作自如獨當一面，至今歷經一甲子打鐵歲月，目前是全市最資深的打鐵師傅。

在北屯四張犁老街的明德鐵店，每天依然傳出叮噠叮噠打鐵聲，老師傅十分好客，一些路過民眾常停下來，和他聊一聊打鐵業的過往。

廖老師傅談起當年農業發達時，臉旁總是揚起一絲笑容，並表示當時生意非常好，為打造農具用的鋤頭、犁、鐮刀等，爐中的火苗經常不滅，「一天工作二十個小時是常有的事，連打個盹的時間都沒有」他說。日據時代，家家戶戶為



明德鐵店廖茂秋老師傅年紀超過半百，歲月痕跡早已刻劃在臉上，仍每天「啓爐」打鐵，無怨無悔。

慶隆犁頭店蔡慶隆、蔡源順父子檔，堅持傳統手工打造，並致力於文化之推動。

閃躲戰機的轟炸而蓋防空洞，四周以竹子搭起拱門造型，上方覆蓋砂石泥土，而竹子與木頭間必須用以鐵釘固定以強化韌性，對鐵釘的需求大，而賺進一些錢。

如今社會型態改變，景氣衰退、生意日益式微，目前雖有一些老主顧仍會前來購買或維修工具，惟生意已大不如從前，老師傅感觸良多，真是點滴在心頭。最值得他津津樂道的是，曾打造過一把重達二十公斤的十三個齒耙之犁田農具。

西屯菜刀王－「金成利鐵店」

位於西屯區西屯路二段(西屯市場附近)的菜刀王，成立於民國三十六年，創始人為王坪輝先生，清水海口人，當初店取名為「金成利鐵店」，不過因以打造菜刀為主，所以當地人都叫它為「菜刀王」，名副其實。今年八十一歲的王坪輝是全市最年長的打鐵師傅，目前已由兒子王敏森接手經營。王敏森先生四十六歲自警界退休，跟隨父親學習打鐵技術，七十四年繼承父業，儘管面臨機械化大量生產優勢的挑戰，篤信基督教的菜刀王依然堅持以手工方式製造，十分重視產品的品質與信用。

他說，手工打造與機械製造最大的差異在於耐用程度，機械化靠模具大量快速生產，但純手工靠的是不斷冶煉打造，兩相比較之下，手工鑄造的各式農具或刀具，堅硬耐用且鋒利耐磨，不容易損壞，可使用之年限也較持久。

菜刀王店裡擺設的產品種類繁多，大致以草刀、菜刀、柴刀、鐮刀、鋤頭等農具為主，園藝用的工具次之，銷售最好的是各式菜刀，據說曾有人購買來出國時餽贈親友之用。王師傅除打造一般傳統農具外，也曾有客戶特地訂製打造各式鐵器，如國術館或廟會陣頭所用之兵器等。王師傅未來希望朝向精緻化的工藝品發展，開發新產品，好讓純手工的打鐵技術得以繼續傳承下去。



南屯慶隆犁頭店

位於南屯區南屯路二段529號的慶隆犁頭店，是台中市打鐵仔店中名氣最為響亮的，成立於民國五十年，最早店名曾叫「慶隆鐵店」、「慶

五十年代蔡慶隆（左後方）在打鐵店裡留下珍貴影像。



隆鐵工廠」，俟後，改為現名至今。第一代創始人為蔡慶隆先生，以他的大名作為店名，因位於南屯犁頭店老街上，是南屯「犁頭店」古地名的表徵，可說是名副其實的打鐵仔店。

前幾年，阿扁總統與呂副總統都曾到訪，向他請教有關打鐵方面之技術，體驗打鐵師傅的甘苦。由於他十分熱心地方文化的發揚，經常配合南屯社區活動，協助解說打鐵過程，頗受參觀民眾好評，常留下深刻印象。

慶隆犁頭店以打造菜刀、農具、建築及園藝工具等為主，蔡師傅最得意的是，牆上所懸掛的那一支自製研發的蜈蚣犁，是他的創意作品。這幾年，老師傅不再像往昔般的揮汗工作，因為找到接班人了，由二兒子蔡源順先生繼承接手打理店內的大小工作，這是台中市打鐵店中，第二代願承接辛苦的打鐵工作之個案，非常難得。

南屯添福鐵店

成立於民國五十五年，位於南屯區田心里小巷內這家「添福鐵店」佔地不到二坪，以木板搭建覆蓋以鐵皮，建築相當簡陋，這一帶曾是昔日田心仔的「牛墟」市集，幾經變遷，店名已經快被遺忘，如非熟人帶路恐怕很難找到。負責人蔡添福先生，師承其叔父蔡慶隆。曾在叔叔的店裏當學徒，學成之後自行開店。民國七十三年，遷移至南屯路的民眾服務社旁營業，十年前，再度搬遷至當時民天電台(即臺灣廣播公司台中廣播電台前身)的後方，主要以維修農具為主。

至今，添福鐵店幾乎是處於停工狀態，偶而，會有客戶拿待磨的鑽刀、農具來維修，因數量不多，所以經常累積一週才會「啓爐」一次。蔡師傅年歲漸增，常嘆歲月不再，漸感力不從心，「打鐵這一行業，要延續下去十分不容易啊」他無奈的說。



添福鐵店不到二坪大空間，以木板建構，上方覆以鐵片，如果不是當地人指引，可能很難找到。



各式大小鐵錘乃打鐵業者之生財工具。



鐵砧與鐵錘、風箱火爐是打鐵仔店必備的三要素。

五、打鐵仔店祖師爺的傳說

各行各業，依據其行業的獨特性，選出一個或幾個人或者神明，當做該行業的守護神，稱之為「祖師爺」。如：國術館信奉「達摩祖師」，木匠或家具業祀奉「巧聖仙師」，打鐵仔店則尊奉「爐公仙師」為祖師爺。這些行業對所祀奉的祖師爺十分崇敬，平日除了早晚上午香供奉膜拜、祈求生意昌隆外，還會特別選在祖師爺生日當天，舉行隆重的祭祀以表祝賀。

雖說各行業的祖師爺，都是歷經數百年來先人的精挑細選與審慎評估而定，對該行業曾有特殊之貢獻，與該行業有直接或間接性關係，也可能是穿鑿附會的傳說。在打鐵業方面亦是如此，有著不同的信奉人物與傳說，然絕大多數則以信奉「爐公仙師」或「李鐵拐」作為守護神者居多。當訪問打鐵匠們為什麼會以信奉「爐公」或「李鐵拐」作為祖師爺？他們都各說紛紜，莫衷一是，甚至認為老一輩就這樣傳承下來，也不知道為什麼；今將部分打鐵匠師的拼湊記憶之口述歸納如下，僅供參考，然而傳說畢竟是傳說，何必去追朔其真偽呢？

傳說打鐵業的祖師爺有五種說法，其一為「太上老君」。相傳，太上老君時常以「拳頭打鐵，嘴吹風」，由於沒有鐵錘，就用拳頭代替；沒有鐵砧就用膝蓋；沒有風箱就以呼氣吸氣當風箱，經常是光著身體工作，紅著臉吹風打鐵，兩手不停地翻轉爐中火紅的鐵塊。有一天，好友魯班經過看到此景極為吃驚，於是對太上老君表示，要以木材釘製個風箱，琢個石頭當砧子，還要用石頭做錘子，以木棍當握把等工具來送給他使用，日後經過改良，演變為現在使用的鐵錘、鐵砧及風箱火爐，成為打鐵仔店的生財必備工具，所以後來只要從事與金銀銅鐵錫等相關行業者，大多會將太上老君視為

爐神。此外，是否與『西遊記』中傳說太上老君於八卦爐中煉丹有關，那就不得而知了。

其二為「李鐵拐」，曾拜太上老君為師，得太上老君之真傳。由於打鐵的過程中必須將鐵塊高溫加熱才能軟化，並且不斷的以鐵錘錘打成所需形狀，加上煉鐵的過程全憑靠著風箱與火爐，因此，即有傳說李鐵拐將風箱配合火爐而研發製造出「風爐」，遂而被視為守護神，尊奉他為祖師爺，即所謂「風爐神」，一般打鐵業者亦尊稱他為「爐公先師」或「爐公仙師」。縱使李鐵拐名列仙班，但民間信仰中鮮有供奉李鐵拐的廟宇，據了解全臺屈指可數。台中市境內並無主祀李鐵拐之廟宇，鄰近縣市中，位於南投縣埔里鎮的保安宮與台中縣神岡鄉的八仙寺均供奉有「李鐵拐」，其中八仙寺的主神為「李府仙師」李鐵拐，每年大年初二為仙師聖誕，農曆四月十五日為其昇仙之日，膜拜之信眾絡繹不絕，廟宇後方亦同時供奉有荷葉、巧聖與爐公仙師之神像。



慶隆犁頭店祖師爺李鐵拐香案供奉於火爐旁之牆上，「日打千斤鐵，時招萬里財」即為打鐵業的最佳寫照。

其三、相傳「爐公」乃三皇時代的人，受命於女媧娘娘，潛心研究冶金煉鐵之法，後來發明製造出火爐，用以煉製銅鐵，傳下煉鑄鋼鐵等技術，遂而有打鐵業祖師爺之傳說。

其四、由於打鐵業與銀樓業者相同，須憑靠火爐來煉鐵冶金，因此，也有視「七寶尊王」為爐神之說法，並尊奉他為打鐵業之守護神，但畢竟是少數。

其五、傳說唐朝大將尉遲恭，他在未從軍前以打鐵技術著稱，死後被視為「爐神」，因此，而有打鐵業祖師爺之說。

儘管上述祖師爺是傳說也好，穿鑿附會也罷，倒不如說是人們對萬物的崇拜敬畏，或者對器物的那份尊敬，衍生為神格化的一種崇拜信仰。打鐵業為表對火爐的那份尊崇與感恩，將火爐人格化，甚至神格化，即為最佳說明。不管傳說中的祖師爺是哪位，我們最常看到的是打鐵業者於爐側附近設置香案，牆上以紅紙書寫「爐公」二字，或「爐公先(仙)師」之神位居多。北屯四張犁的明德鐵店，則以農曆四月十二日為「爐公」生日，其牆上香案中間寫上「爐公仙師之香位」，左右對聯如下：

爐中煉出千般物，巧藝招進四方財

也有打鐵仔店的對聯是：

爐中造出千家萬，掌上能生萬里財

等詞句，於早晚上下香膜拜。而位在南屯的慶隆犁頭店內則供奉李鐵拐神像，左右對聯則寫著：

日打千斤鐵，時招萬里財

道盡打鐵仔店的願景與打鐵師傅的心情寫照。

曾看過一首寫給打鐵仔店的對聯是這樣寫著：

**十分臻火候 鈞陶萬物 費十載功夫收盡天下間破銅爛鐵
百鍊見功夫 鍛鍊一身 作一爐陶冶造成世界上粵劍吳刀**

可說為打鐵業作最好的註腳。

農業機械化節省不少人
力，提高了農耕效率與產
能，但對傳統打鐵業卻帶
來很大的衝擊。



六、繁華落盡 再創新機

打鐵業曾是紅極興盛的行業，見證臺灣早期以農業為主之傳統社會，是傳統農業文化最具象徵性的產業，從各地舊地名中即窺知一二。如今物換星移，工商業取代農業社會，冶金技術的成熟並廣泛運用，機械量產的工業五金產品既快速又便宜，日漸取代傳統以手工打造的鐵器，加上新式農機、器具的推陳出新，取代傳統老舊的鋤頭、牛犁等農具，以及現代人汰舊換新的習慣，充分反應了社會的快速變遷結果，況且，以手工打造的過程費時、費力，費用又貴，不禁令人有王謝堂前燕之感嘆。

近年來，政府加入WTO之後，受農業機械化影響，國內農業價格不符成本，農業競爭力下降，耕種面積減少，耕種人口老化與務農者日益漸少，尤其是鄉村走向都市化，種種因素的改變，這些與農業相關的產業，首當其衝影響甚大，特別是傳統打鐵業的生存與農業更是息息相關；因農業而興起，因農業而沒落。當現今各地不斷的開發建設，高樓大廈的興建，街道拓寬工程的同時，這些低矮老舊的平房且染滿鐵黑色澤的建築，快要被淹沒而消失，原本已經幾乎門可羅雀的打鐵舖，更顯的沒落與蕭條，打鐵仔店陸陸續續的關門歇業。

一度是農業社會最佳見證的行業，在無情的大環境改變，與建設開發下，打鐵仔店正從文明進步中褪盡光環，就像是

太陽西下一樣，連擋都擋不住，只剩幾家打鐵仔店還堅守著傳統不放，老師傅心裏頭掙扎，在傳統和現代的夾縫中生存，放與不放都是兩難，唯一這一刻能做的是，繼續承繼家業使命，堅守著先人傳下的事業，畢竟是當初自己的選擇（不管是長輩決定的，或是自己決定的）。

僅存的打鐵仔店，在社會轉型改變，環保意識抬頭下，空污與噪音問題是另一項人人討厭的怪獸。難怪老師傅日漸凋零，年輕一代都不願接手，面臨後繼無人接替之窘境。存在於他們的心中的，只是農村時代的那種濃厚人情味，和街坊鄰居、老顧客們搏感情，是他們堅持的信念。對過去打鐵老街的繁華人潮之景象，日後只能從老一輩的口述中得知，或影片影像中找尋。

昔日臺灣各地的打鐵街、打鐵坑、打鑊村、犁頭店等老地名，是臺灣早期農村文化的最佳見證，令人緬懷……。

而從地方文化的發展來看，傳統的打鐵業充滿了時代變遷的意涵，更是農業社會的縮影，頗有文化的保存必要。

打鐵業已面臨經營與傳承文化保存的斷層危機，即將走入歷史。在政府逐漸重視本土文化產業，極力宣導「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政策的同時，是否也應思考打鐵業的明天，協助走出困境，找出延續的道路，再創新契機。❖